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16  
22 October 1986

CHINESE

---

第二七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0月22日星期三，下午4点05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沙利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成员国：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

保加利亚

茨韦特科夫先生

中国

梁于藩先生

刚果

加亚马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法国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

加纳

杜梅维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泰国

尼荣勒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艾莱恩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特斯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0924/A

下午4点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1986年10月17日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18415)

主席：根据理事会在第2715次会议上所做的决定，我请尼加拉瓜外交部长在理事会会议席旁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德埃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在安理会议席旁就坐。

主席：我想通知理事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古巴、印度、伊拉克、墨西哥、秘鲁和南斯拉夫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被邀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我建议，征得安理会同意，按照《宪章》的有关条款及《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应主席邀请，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克里什南先生（印度）、基塔尼先生（伊拉克）、莫亚—帕伦西亚先生（墨西哥）、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和塞库利奇先生（南斯拉夫）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恢复审议议程的项目。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应尼加拉瓜的要求，我们再次聚集在一起第三次审议国际法院6月份的裁决。桑地诺派只在口头上承认这个机构审议工作的严肃性，这一点已经令人痛心地显而易见了。安理会被迫再次听取桑地诺派陈词滥调的控诉，与此同时，桑地诺派对其邻国的侵略和对国内的镇压却继续有增无减。这是一种拙劣的做法。

让我首先非常明确地指出，自从尼加拉瓜在安理会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我国政府对于尼加拉瓜民主抵抗力量的政策没有丝毫改变。政府要求美国国会援助民主抵抗力量并不是什么秘密。的确，将近三个月前，就在这个会议厅里，明确地辩论了这个问题。

尼加拉瓜的所做所为就是借这项要求的实现再次向安理会提出被歪曲了的情况，即尼加拉瓜而不是其邻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们今天象以往那样拒绝这些被歪曲了的情况。桑地诺派对邻国的侵略和对尼加拉瓜人民的镇压正是安理会被应该审议的问题。

如果说这次会议与上次尼加拉要求召开安理会的会议有任何不同，那就是这次尼加拉瓜选择了一种新的程序方式来提出其控诉。我国政府关于国际法院没有管辖权和权限来审议尼加拉瓜的指控的立场早已公布于众了。

接受法院管辖权是一个有待于同意的问题。这不是什么按照《宪章》或国际法院法规联合国会员国具有的职能问题。因此，安理会除美国以外的14个成员国中有11个根本不接受法院的强制管辖权。让我重复一遍，14国中有11国根本不接受法院的强制管辖权。而安理会的其余3个成员国是在提出谅解和保留的情况下接受法院管辖权的。

美国不能接受这种主张，即我们已经同意法院对尼加拉瓜提出判例的管辖权。因而，我们认为尼加拉瓜根据《宪章》第十四章第94条提出的目前这个项目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宪章》第十四章中根本没有提到管辖权问题，《宪章》中也根本没有涉及在不存在管辖权的情况下对管辖权表示同意的问题。

让我现在简短地回到刚才我提到的立法问题上。如安理会成员所知，里根总统于10月18日星期六签署了一项立法，受权援助尼加拉瓜民主抵抗力量。这项立法明确表明，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政策将继续取决于该政府对以下影响美国和尼加拉瓜邻国国家安全不断担心的反应：第一，尼加拉瓜与古巴、苏联及华约盟国之间的密切军事和安全关系，包括这些国家军事和安全人员在尼加拉瓜的存在；第二，尼加拉瓜军事力量集结大大超过其邻国军事力量的比例，尼加拉瓜军事力量拥有尖端武

器系统和能够装备更加先进武器的设施；第三，尼加拉瓜非法支持反对其他国家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武装颠覆和恐怖主义行为；第四，尼加拉瓜的内部镇压以及没有机会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将使尼加拉瓜人民通过参加定期自由公正选举和建立民主制度在决定政府政策过程中具有一个有意义的发言权；第五，尼加拉瓜拒绝进行真诚谈判，在全面执行1983年9月孔塔多拉目标文件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中美洲冲突，尤其是拒绝与尼加拉瓜民主抵抗力量的所有组成部分进行认真的国家级别的对话。

我们于2月份开始讨论这一援助计划，然而当时有人要求我们推迟进行援助，以再次给桑地诺政府最后一次机会，作出希望谈判的表示。9个月过去了，这期间尼加拉瓜政府没有作出一次真诚表示希望谈判。相反，桑地诺派则再次阻碍区域谈判，在国际法院对其邻国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再次提出毫无意义的诉讼，同时又声称希望与它们一道坐在谈判桌旁。

美国国会最近通过立法的目的旨在促进通过谈判实现区域性解决的前景。这项法律的有关部分如下：

“这项联合决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美洲的和平、稳定和民主，鼓励通过谈判解决这个区域的冲突……”

我再引证一段：

“在这种情况下对尼加拉瓜民主抵抗力量的援助，将以目的在于鼓励尼加拉瓜政府对许多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中美洲冲突的机会作出积极反应的方式提供。”

为了鼓励桑地诺派进行认真的谈判，这项立法规定援助将分别予以支付。桑地诺派是否愿意进行真诚谈判是决定是否支付援助其余部分的关键因素。为了进一步证明我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这项法律还批准用2百万美元来协助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进行区域性会晤和谈判，以促进和平。

正如我曾告诉安理会的那样，我们认为桑地诺派的行为表明，只有在压力下，

尼加拉瓜政权才会与其反对派和邻国进行认真谈判。 我们对于尼加拉瓜民主抵抗力量的援助是说服尼加拉瓜政府进行这种谈判的必要因素。

听到尼加拉瓜外长把一名被俘的空运人员说成是美国进行干预的证据，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啊。 我说这具有讽刺意义，原因是5年前于1981年1月，另一名空运人员在向反政府力量运送武器时也被俘获。 然而这名空运人员罗梅罗·塔拉维拉是被萨尔瓦多当局俘获的。 他与从尼加拉瓜帕帕洛纳尔简易机场向萨尔瓦多的马克思主义反叛分子偷运武器和其它战争物质的秘密活动有关。 这项活动得到尼加拉瓜政府的完全和积极支持。 去年在萨尔瓦多游击队要求与杜尔瓦特总统被绑架的女儿进行交换的被监禁人员的名单中有罗梅罗·塔拉维拉先生的名字，因此强调了他对于萨尔瓦多游击队的重要性。 我们都知道，马那瓜是关于释放杜瓦尔特总统女儿谈判的焦点。

罗梅罗·塔拉维拉事件只是桑地诺派不断大力从物质上支持邻国马克思主义反叛分子的一个早期例子。 在他们执行他们的革命国际主义政策时，他们蔑视了国际法并且违反了他们对国际社会作出的不输出革命的承诺。 有大量不容否认的事实证明，桑地诺派向寻求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萨尔瓦多政府的马克思主义反叛分子提供了广泛支持，包括训练、武器、弹药和其它重要物资、指挥控制司令部和提供

次询 他们如何帮助萨尔瓦多人民斗争以及他们对萨尔瓦多人民的

奋起进行反对残酷政权不遵守诺言的行为和压迫的武装斗争。那些给尼加拉瓜人民带来痛苦、苦难和死亡以及奴役的正是桑地诺政权的领导人。桑地诺分子严重违背了自己关于实现自由的诺言，以致于二万多尼加拉瓜人拿起武器反对他们，数十万人流亡在外。

在以往的会议上，我曾详述了尼加拉瓜政权对其人民犯下的许多暴行。在过去的五个月内，桑地诺政权放肆地进一步巩固它的极权统治，加紧压制和禁止尼加拉瓜的国内反对派。他们对天主教教会、私人企业，自由报界以及政治反对派进行无情打击，其目的是堵塞所有合法表达不同政见的渠道。

桑地诺官方宣传工具对维护尼加拉瓜宗教自由的天主教教会进行攻击。对米格尔·奥万多、Y·布拉沃红衣主教，胡伊加尔帕教区的巴勃罗·安东尼奥·维加主教以及教会发言人俾斯麦·卡巴洛大主教连篇累牍的攻击在六月份达到了顶峰。6月28日，桑地诺政权不让卡巴洛大主教返回尼加拉瓜。七月四日，该政权把维加主教驱逐出境。奥尔特加总统驳回了强迫放逐两名教职员的判决，暗示说这些人本应判予30年徒刑。

6月26日，内务部命令无限期关闭尼加拉瓜自由报界最后剩下来的《新闻报》。这家报社的关闭巩固了桑地诺政权对国内新闻传播的控制。尽管天主教教会、人权问题常设委员会以及民主协调委员会公开表示抗议，国际新闻界也加以谴责，但巴亚尔多·阿尔塞司令官说这一行动“不能改变。”桑地诺分子似乎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看成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将证明他们是错误的；破坏自由绝不是不可改变的。

严厉的限制，包括禁止罢工和对劳工组织的禁令，有效地消除了独立劳工组织的活动。两个最大的独立同盟已经只能够代表它们的会员散发毫无结果的请愿书和抗议。逮捕工会活动分子仍在继续。

对尼加拉瓜政治反对派的压迫仍然深重。该政权手法的一个明显改变是显然作出了有力地攻击其它在国民大会占有一席之地的党派的决定。在此之前，这些党派大体上还没有遭到更为明显的骚扰，因为可以利用它们来“证明”该政权的多元性质。例如，为了对付独立自由党对该政权政策愈来愈直率的批评，桑地诺分子在五月中旬对该党35名党员的家进行了夜袭，并以从事阴谋活动的罪名逮捕了他们。

我想谈谈对目前在尼加拉瓜的非正规法庭受审的美国公民哈桑佛斯先生提出的指控。我向安理会重申我国政府多次作出的保证，即哈桑佛斯先生参予的那次飞行是私人行动，并非由美国政府组织、指导或资助。我也要重申，我们认为哈桑佛斯先生以及他的同事，即已故的库柏先生和索耶先生是勇敢的人，他们执行了帮助尼加拉瓜人民争取自由斗争的任务。许多公民都私下前往帮助那场争取自由的斗争。我们不知道他们都是谁，我们同样也不知道帮助桑地诺政权的所有美国人的身份。美国人可以自由地支持中美洲斗争中双方的任何一方，我们不象尼加拉瓜，我们认为追查谁对谁提供了什么并不是政府的合法任务，只要不违犯我们的法律就行。

把哈桑佛斯先生扣押在尼加拉瓜的条件是与桑地诺政权一味利用宣传相一致的。我们对整个事件过程的闹剧性质感到遗憾。这个人已被扣了两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几次被拿出来在新闻界面前示众，并决定接受仓促审判，据说还写了什么书面的自白书。

但是，直到星期一的会议之后为止，他还没有机会与他的律师见面；他只是在45秒钟长的照相时间中见到了他的妻子；他仅只在七个桑地诺官员在场的情况下，与领事官员见了十分钟。我们不相信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采取的行动是自愿的或者是了解情况的。这当然不能提供可接受的正当程序的标准。

中美洲当前形势的事实是清楚的。桑地诺政权过去和现在都一直犯有对其人民进行最恶劣的极权压迫的罪行，并一意孤行地企图颠覆其邻国。为了转移人们

对其应受指责的行动的注意，尼加拉瓜政权操纵国际法院，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其它几个国际论坛，而这些机构本应讨论比桑地诺宣传的问题更为重要、更有价值的问题。

简单地说，桑地诺政权必须向其人民妥协。认真地为结束尼加拉瓜内战而进行谈判是公平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能的途径，美国政府最强烈地敦促开始进行这种谈判，越早越好。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使正义在尼加拉瓜占上风。而且可悲的是，只有到那时，我们显然才能使安理会不再继续受到桑地诺分子的玩弄，桑地诺分子另有图谋，不走和平解决中美洲问题的道路。

昨天，尼加拉瓜外交部长令人不能容忍地试图把我国政府与纳粹德国政府相提并论。这篇讲话使讲话人丢脸。我为美国在结束纳粹暴政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而感到自豪，并自豪地指出我国几十万名最优秀的年青人为了那场争取自由之战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感到骄傲还有我自己也参加了那场争取自由的崇高斗争。不幸的是，桑地诺政权不能理解自由的真正含意。如果埃斯科托先生希望引证一个对少数民族进行现代野蛮暴行的例子的话，他现在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那就是他自己的政府对米斯基托印第安人的迫害。

应主席邀请，加雷汗先生（印度）在安理会的议席上就座。

加雷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这是本月份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在安理会发言，我和前几位发言者一起，祝贺您担任十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相信，以您杰出的外交才干和经验，您将象以往一样，成功地引导安理会的辩论。我也想借此机会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别洛诺戈夫大使表示赞赏，他杰出地领导了九月份安理会的辩论。

关于中美洲局势的项目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已有三年多了。在这期间，尼加拉瓜是第12次感到不得不向安理会提出申诉。这表明了中美洲存在的紧张局势，并表明了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继续遭受的不安全感。这也许是第一次一个国家政府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来到安理会，要求另一会员国执行国际法院

的裁决。《宪章》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特别规定：

“遇有一造不履行依法院判决应负之义务时，他造得向安全理事会申诉。安全理事会如认为必要时，得作成建议或决定应采办法，以执行判决。”

在这一方面，我们本着关切的态度认真听取了尼加拉瓜外交部长的发言，他解释了他的国家不得不采取这一办法的苦衷。

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第562(1985)号决议在中美洲没有产生应有的积极效果。那里的局势继续恶化，危及到整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中美洲问题是不结盟运动各国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在1986年8至9月于哈拉雷举行的第八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不结盟运动重申声援尼加拉瓜。不结盟运动曾反复重申，各国享有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行选择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

我想借此机会重申印度政府和人民对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的声援和友谊。我们同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相同的发展问题与国家建设问题。我们愿意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与他们交流经验。

谈到我们今天的特定问题，即：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的判决，我想援引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宣言中的一段话：

“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敦促美国遵守1984年5月10日关于临时保护措施的裁决，以及1984年11月2日对于尼加拉瓜1984年4月9日提出的要求具有管辖权并予以受理的判决。他们并进而要求美国执行国际法院于1986年6月27日所作出的判决，特别是法院达成的下列结论，即：由于美国对尼加拉瓜采取的许多敌对行为，美国违反了国际法，因而美国有责任立即停止这种行为并不再予以重复；美国有义务对尼加拉瓜共和国进行赔偿；并且，如遇当事双方无法就此达成协议时，则赔偿的形式与数量将由法院予以决定”。

我们认为，只有停止干涉、干预、恐吓、威胁使用武力及其他胁迫性措施的政策，中美洲才能实现和平。我们对孔塔多拉集团国家以及利马支援集团国家旨在通过谈判解决中美洲危机的外交努力表示欢迎和衷心支持。我们仍然相信，该集团是和平解决中美洲问题的真正区域性计划。我们呼吁所有有关国家加紧努力，以便使孔塔多拉集团所推行的和平进程产生成果。我们也相信，利马支援集团也将为加强该区域的和平努力作出极大贡献。

这些努力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这些努力也将归于失败。我们都责无旁贷。我们都有责任。我们只有对《宪章》赋予我们的各项责任作出积极的反应，才能致力于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应主席邀请，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在安理事的议席上就座。

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两星期以前，我国代表团在这里发言，赞成和平以及通过谈判解决一场血腥冲突；昨天，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发言，赞成在世界上的一个极为动乱的区域实行不干涉和自决原则。今天，基于同样原则理由和我们一贯遵循的法治传统，秘鲁代表团想要就上述两个基本因素再次发言，但是，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关系到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普遍价值，正是这一价值为本组织的存在提供了依据，因此，它关系到所有会员国的命运。

我指的是国际法律秩序，并因而提到联合国的会员国是否受到国际法的保护、法律秩序是否受到尊重和执行、我们是否准备依靠一个能够确保会员国进行和平共处的集体保障体系等中心问题。

由于这一根本性的全球问题对国际体系中未来行为的影响，因而它超越了支持者和同伴，也超越了任何双边争端和任何具体争议的范围，最终向联合国、安理会和每个会员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联合国是否仍然维持着曾经据之建立和创建联合

国的国际法律秩序、是否仍然支持《宪章》的压倒一切的力量和《宪章》规定的保障体系，还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处于弱肉强食的法则之下。

如果联合国的束手无策表明这些保障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就产生疑问，我们作为专门保卫和平与法治的联合国会员国的身份就是一个幻觉。

我们知道国际关系的各种场合始终存在着武力，今天武力在一些区域冲突中起着作用，其中一些我们已经提到过。但这次冲突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征，从这次事件和辩论中可看出一种独特、标准和说明问题的特点。在这一冲突中，世界最高法院已经判明了是非，在一项裁决中指出了《联合国宪章》规定大家承担的责任。

另外，该区域八个国家为和平解决这一区域冲突建立了机构和谈判进程，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各方都已经接受并愿意遵守。尽管如此，公开的承诺以及主张和平解决的反复声称在实践中却被不断升级的暴力和对军事行动不断增加的支持所取代。

这次辩论至少在三个方面极其重要：作为调整国际关系的一种集体表示的法律秩序；滥用权力和把权力用于谋求霸权的政治秩序；中小国家的国家安全秩序，这使这些国家优先重视把国家独立和主权建立在全心全意遵守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和介入别国内政的原则的基础之上。

除了其对当代和未来的标准或调整价值之外，国际法院的裁决使国际社会能够从法律的角度客观地判断一种日益被意识形态斗争和虽然具有军事和政治色彩的标准所掩盖的形势。

裁决指出了违反不干涉别国内政、不使用武力和不侵犯别国主权的义务的不可辩驳的事例。

此外，这种违法行为对拉丁美洲和美洲间法律秩序极为严重，因为从独立生活的一开始，拉丁美洲国家对它们外交事务的法律规则高度敏感。大量外来干涉使它们很早就知道，必须靠国际法治来捍卫主权。

从那以来，起草和制定不干涉的原则已从区域发展到全球。经过长期的斗争，不干涉原则已成为积极的国际法治。从区域法律机构发展到全球机构。根据国际法院的裁决，不干涉是国际法的一条必要、常规和习惯规则。这样，明确规定这一原则的国际文书得到了充分肯定，区域和全球法律目标再次得到支持，这些文书包括：193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的《美洲间不干涉议定书》；《第八和第九次美洲间会议原则宣言》；《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不允许干涉各国内政的宣言》（大会第2131号决议）；《国际法原则宣言》（大会第2625号决议）；关于和解决争端的大会第37/10号决议；最后是《联合国宪章》本身。

然而，我想引证两项国际文书，由于它们的性质和范围，它们清楚表明了遵守不干涉原则国际义务的普遍性。在按照《联合国宪章》各国间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方面，联合国会员国未经表决就一致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明确指出：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权出于任何动机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别国的内政外交。因此，不仅武装干涉，而且任何其它形式的干涉或侵犯别国的国格或构成该国的政治、经济或文化成份的威胁，都违反了国际法。”

“任何国家都不能从事或促使利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它手段对别国施加压力，以图阻止其行使主权和从该国获取任何好处。所有国家也不应当组织、支持、促成、资助、煽动或容忍武装颠覆或恐怖主义活动、以暴力改变别国政权，或介入别国的内战。”

欧洲安全会议谈判和签署的赫尔辛基宣言赞同广义的不干涉原则，指出：

“参加国将避免单独或集体地，直接或间接干涉属于另一参加国内部权限的内政外交，不管它们的双边关系如何。因此除其它事项外，它们将避免直接或间接援助恐怖主义活动、颠覆行动或任何其它旨在用暴力推翻另一参加国政权的行动。”

我们完成了作为国际社会一个成员国所承担的义务，因为我们提出了一些标准和因素，得以根据安理会在《宪章》条款之下负有的权限作出裁决。我们的做法完全和一年前一样，是本着同样的客观精神和信念；一年前，我们是安理会的成员，因而有必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我们被说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为了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的利益，安理会将象过去一样找出办法，在各种各样的利益与人类要求在和平与法律基础上建立秩序的一致愿望之间进行调解，由此达成必要的协议，维护文明共存的基本条件——国际法制。

主席：我感谢秘鲁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拉克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基塔尼先生（伊拉克）：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我们衷心感谢和赞赏你们同意了我们参加这次辩论的请求。你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使伊拉克代表团和联合国内全体阿拉伯集团极为高兴。

应尼加拉瓜请求，安理会再次开会审议国际法院对尼加拉瓜提出的一案所作的判决。我国代表团之所以请求参加这次辩论，是因为我们相信，安理会目前审议的问题牵涉到一系列具有压倒一切重要性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中心所在，是过去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建立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整个体系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我们相信，坚持这些原则和《宪章》所载的集体安全体系关系到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的切身利益。

在这一问题、或其他相似问题中应该重申的第一点是，每个会员国都负有尊重别国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庄严义务。法院的决定明确声明，国际惯例法、包括《联合国宪章》条款禁止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第二条原则与第一条密切有关，即尼加拉瓜和所有其他国家——不管在中美洲

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有权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不受外来干涉，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根据自己人民的利益、并在不受外来干涉、颠覆、直接或间接的恫吓和威胁下发展国际关系。

我们要重申的第三点是，根据《宪章》，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根据第九十四条，每一会员国不可辩驳地承诺在任何与其有关的案例中遵守法院的决定。

必须在此重复的第四点是，卷入任何争端——这种争端的继续可能危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方都负有通过和平手段寻求解决的明确义务。正如法院的判决所强调的那样——我指的是第 S/18211 号文件第 290 段，这条原则载于《宪章》第三十三条；该条指出了一系列各方可以采用的和平手段。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支持法院所提及的

“……有必要和孔塔多拉集团进行合作”，——我还要加上利马支持集团——“根据规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惯例法原则，寻求中美洲的明确与持久的和平。”(S/18221, 第 291 段)

请允许我在结束发言时再说几句但愿是积极的话。国际法院的判决中这些和其他一些要点重申，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和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利益和平解决争端之手段，对全体会员国来说意义重大。特别是当联合国的信誉在各地——尤其在这个国家里成为人们热衷于谈论的课题时，我们大家都应该认真想一想这一历史性的判决所具有的积极影响。我们认为，这一判决远远超出了尼加拉瓜和中美洲的范围。

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中，法院以明确和简洁的语言生动明确地突出了作为本组织一员所承担的基本义务。我们希望这一判决将鼓励全体会员国认真考虑运用法院或法院判决中规定的程序来解决争端，这难道太过分了吗？服从法院的判决，通过真心诚意的谈判来解决争端，这难道不是增强联合国信誉的最佳方式？

最后，我们希望在经过了若干年之后回首往事时，1986年6月能成为一个国际关系中的转折点，即从干涉其他国家内政转向各国尊重根据国际惯例法和《联合国宪章》所承担的庄严义务，这种希望难道太过分了吗？但愿不是如此。

主席：我感谢伊拉克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墨西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莫亚·帕伦西亚（墨西哥）：主席先生，我要向你表示诚挚的祝贺，祝贺你富有才智地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工作。我们再次感谢安理会成员给予我们参加这次辩论的机会。

昨天，我们认真听取了尼加拉瓜外长米格尔·德斯托·希罗克曼的发言。我们不断强调指出需要议定一项解决中美洲冲突的办法。自从这场冲突开始以来，我们已经为取得这样一种结果尽了自己的责任并将继续这样做。否则，中美洲就将受到暴力和不稳定局势的摧残，这就会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们还指出，国际法的准则必须在中美洲冲突的任何解决办法中占主导地位。如果不充分遵守国际共处的最基本原则，我们就无法指望在中美洲各国之间实现关系的正常化。

在中美洲，在所有其他问题中，最不干涉和人民自决的原则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地区的历史已使我们受到最明显的教训：除非我们坚持这些原则的有效性，否则我们作为独立和主权国家的生存的可能性就会成为泡影。因此在这个讲坛上，我们再次要求把这一点记录在案：我们坚决反对任何违反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行为。

促使召开这次会议的各种事件，由于三种基本理由，构成了使各国感到严重关注的根源。第一种关注是这些事件对国际法律秩序所造成的影响。实际上，人们可以对任何国家的国内政治进程持不同意见，特别是对其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上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这一事实也不能提供任何理由说可以采取单方

面的旨在推翻这个政权的措施。接受采取这种措施的行为，都将是对《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际秩序诸原则的反对和否定。

以前在中美洲曾经几次出现了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今天安全理事会正在处理尼加拉瓜提出来的有关违反国际法院今年6月27日作出的判决的控诉。因此我们现在正讨论一个会员国提出的忠实和全面地实施《宪章》第94条规定的要求。谁能够拒绝这种要求？这一要求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确保严格遵守我们全都已赞同的《联合国宪章》的各项条款。

第94条乃是在旧金山会议确立的国际秩序的柱石。这一条规定，作为国际法院的一个成员，每一个会员国都有义务在任何案件中遵守它所作出的决定。与此同时，我们还同意，作为案件的任何当事方，如果没有履行根据国际法院判决它应履行的义务的话，那么另一方就要把这一问题提交给安全理事会，如果安理会认为有必要，它可以提出建议，或者就拟应采取的措施作出决定，以便使国际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回避第94条，就等于否认了整个国际司法体系，这有害于所有国家。

因此，安全理事会批准尼加拉瓜的这项要求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会员国单方面的要求，而且它也是本组织其他会员国集体呼声的体现。今天联合国正把握着一个历史性的机会，用我国外交部长一年前的讲话来表示就是，这个机会将显示：

“它愿意确保安全理事会有效地履行它的责任，实现它赖以建立的目标并克服因滥用否决权所造成的实际上的瘫痪状态”(A/40/Pv. 46, 英文本P. 56)。

在1984年，我们有机会表达了对冲突的另一方的遗憾心情：在有关在尼加拉瓜海港布雷的问题上，它无视国际社会现有的最高国际法律机构的权威。现在裁决是十分清楚的，也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关注的第二个原因是，某个国家批准——现在是实际向设法推翻尼加拉瓜政权的反革命集团提供财政援助，这种行径成为在该地区实现和平努

力的障碍。今年一月，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持集团各国，包括我国，已经提出，建立一种有助于完成关于《中美洲和平与合作文件》谈判的气氛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停止对在这一地区活动的非正规军队的外部援助。我们已经不断重申这一呼吁，特别是向美国的最高级外交当局，重申了这一呼吁。

很明显，差不多在这方面已经对立进行了四年工作的地区性和平协议，除了需要五个中美洲国家政府表现出政治意愿之外，还需要与该地区有联系或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对于那些其政治和军事力量对事态的进展有所影响的国家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

使我们感到不安的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另外的两方面的因素而引起的。如果违反国际法并推迟议定一项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那么显然在这一地区将会出现军事集结，新武器将会引进这一地区，有可能会在这一地区激化一场普遍性的冲突。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记住的是，6月6日提交给中美洲外交部长的经过修订的《孔塔多拉中美洲和平与合作文件》包括了具体的义务，即反对军备竞赛，消除外国的军事存在，并禁止任何诸如支持非正规部队这样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中美洲的和平应当是对话的产物，而不是使用武力的结果，它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中美洲各政府的政治意志，只有在得到了那些与该地区有联系或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鼓励和辅助的情况下，才会是有效的。

中美洲目前所面临的历史性问题，是由于该地区之外的势力反对该地区人民显然有权进行的政治发展所造成的。我们毫不迟疑地把这种批准向尼加拉瓜的反革命派提供财政援助的做法看作是一种历史性的、政治性的和法律性的错误，它可能严重损害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

中美洲各国之间战后关系史的教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是十分清楚的。中美洲进程具有特别民族性质的谈判，自然而然的往往把任何民族主义的试验与敌对集团等同起来的自动产生的冷战概念，以及否认或不充分尊重各国人民的尊重——凡此种种，都无助于建立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我们这一半球的合作气氛。

那么，是《旧金山宪章》中所确立的国际秩序的效力处于危急之中。诸如尊重国家的多元性和尊重各人民决定自己命运之权利这样一些的基本价值观念也受到威胁。正如墨西哥总统米克尔·马德里9月24日在大会上所指出的：

“……我们（不能）仍然对那种不仅破坏区域稳定和我们的共同未来而且还损害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尊严并危害我们正当的民族利益的局势漠不关心。”（A/41/PV8, 第18页）

拉丁美洲要求受到尊重。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持集团的成员国已郑重明确地指明了实现该地区和平的各项基本条件。我们在1月12日的《卡拉瓦列达宣言》中也是这样做的，并且我们在不到三星期前即10月1日的共同声明中又重申了这些条件。《孔塔多拉文件》载明的内容迟早将在任何谈判解决这一危机的过程中得到考虑。孔塔多拉及其支持集团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团结和行动的协调一致，而且在于它真正代表了应维系美洲大陆国际关系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原则。

拉丁美洲已经指出了取代战争的办法。拉丁美洲的呼声应该得到倾听。无视拉美的观点和它的合法愿望会给美洲国家间的共处带来不可扭转的后果。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主席先生，我们要借此机会向你表示最深切的谢意，你以令人敬佩和高效率方式主持了安全理事会本月的工作。

此时此刻我们不能不提及的是，最近几年的解放斗争中涌现出的伟人——

萨莫拉·马谢尔总统就在两天前逝世了。萨莫拉·马谢尔的名字早已被载入第三世界人民历史的篇章之中，这是因为他为争取从葡萄牙殖民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随后他又为扫除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瘟疫之一——种族隔离而进行了坚决的战斗。我们深信，莫桑比克人民及其先锋队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将把目前这一无法估量的悲痛化为力量，并以萨莫拉·马谢尔为榜样，为建立新的祖

国和消灭对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种族隔离这一可耻制度而继续斗争。

尼加拉瓜外交部长米克尔·埃斯科托昨天在此的发言说明了一切，它再次表明尼加拉瓜人民对实现和平和创造条件以便把全部精力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抱有的无限渴望。他们也有权获得经济和社会发展。

尼加拉瓜是侵略的受害者，它来此发言是为了要求本安理会履行自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并迫使美国政府遵守国际法院的决定，从而停止它在尼加拉瓜内部事务中的直接或间接的卷入。

我们是应一个兄弟政府的紧急要求来到安理会的。几年来，尼加拉瓜政府一直深深受害于华盛顿当局强加的一场肮脏战争。美国为这一罪恶政策编造了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据说，尼加拉瓜输出武器，而自从上周以来，美国舆论却在兜售一项公开的秘密，即中央情报局及里根政府的某些官员一直在向尼加拉瓜运送武器，以让反政府军可以继续暗杀尼加拉瓜人民的子弟，并且他们这样做已经有五年了。

只要听听关于雇佣兵尤金·哈桑佛斯的丑闻就够了。他是在他驾驶的向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运送武器的飞机坠毁时被逮获的。从这一事件就可发现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同那些在尼加拉瓜进行罪恶行动的人们之间的联系。

这一雇佣兵指出，两个所谓的美国籍古巴人在监督执行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飞行任务，并指出他们的名字是马克斯·戈麦斯和拉蒙·梅迪纳。

马克斯·戈麦斯实际上就是中央情报局特务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门迪古蒂亚，他同里根政府高级官员的关系现在已无法抵赖，因为他们自己已不得不承认这点。

根据尤金·哈桑佛斯的辩认，所谓的拉蒙·梅迪纳是一个恐怖分子、雇佣兵、暗杀手、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他也具有古巴血统，名叫路易斯·波萨达·克里莱斯，自称是美国现任副总统的朋友。他自我供认自己是曾经参与1976年破坏

一架古巴航空公司飞机的行动的罪犯之一，那次罪行导致 73 人丧生。

美国声称，它对尼加拉瓜采取的政策是由于该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如果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不是对 1954 年中央情报局为推翻危地马拉的哈科沃·阿本斯的合法政府进行的侵略行径仍记忆犹新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一声称不大象破坏性宣传，也不象是谎言，倒更象是沃尔特·迪斯尼电影中所特有的离奇怪事。

里根先生的政府向美国国会施加压力，迫使它拨款 1 亿美元来资助美国支持的反革命匪帮从邻近的洪都拉斯对尼加拉瓜合法政府进行罪恶活动。难道安全理事会能够掩饰这样一起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宪章》宗旨的行径吗？除了希特勒的野蛮行径之外，在历史上是难以发现这种无耻行径的。

正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不仅怂恿侵略和强行推翻一个同它并未交战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政府，而且公然利用国家力量资助侵略，并花言巧语地宣布其目标就是推翻桑地诺政府，把其无耻地吹捧为“爱国者”和“自由战士”的刽子手和叛国者扶植上台。对于那些暗杀桑地诺，并在尼加拉瓜建立血腥的索摩查王朝的帮凶，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

美国对中美洲，特别是对尼加拉瓜的政策是同《宪章》第一条第二款背道而驰的，这一条款指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它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

现在安理会应当呼吁在我们美洲的这一动乱地区奉行理智和正义的原则，并促进创造条件以确保尊重根据各项条约和其它国际法文书所承担的义务。

我国支持尼加拉瓜要求美国遵守《宪章》第九十四条，并且毫不拖延，不以任何借口地遵守 1986 年 6 月 27 日国际法院的判决书，判决书指出，美国不应当

再对那些自称为自由而战，而实际上是为了用枪杆子统治全国而战的反革命匪帮，进行训练，亦不得提供后勤援助或任何类型的武器。

我们今天在这里维护的是我们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这就是尼加拉瓜的情况，因为美国公然藐视尼加拉瓜人民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和方法来摆脱美国佬垄断集团所强加的发展不足和受排斥的状况以及持续几十年的索摩查暴政的这一权利。

让枪杆子宁静下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进行和平对话，让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现在，应当让遭受战祸已经好几代的尼加拉瓜人民享有我们大家都有的平等权利：生命、和平、发展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现在，美国政府应当以实际行动表明它愿意尊重拉丁美洲国家反对干涉尼加拉瓜和该地区事务的意愿，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持集团的努力体现了拉美国家的这一意愿。

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成员都有义务作出共同的努力，以避免尼加拉瓜，乃至中美洲发生最严重的情况。为此，我们美洲各国人民热切地希望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以保证国际法院的判决书得以遵守，这无疑意味着里根政府停止对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反革命匪帮的所有援助。

主席：我感谢古巴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南斯拉夫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向你表明我们十分赞赏你主持十月份安全理事会审议工作的方式。

中美洲危机的根源在于深刻的社会矛盾，在于该地区被掠夺、受支配和政治经济不平等的历史。这场危机的根源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也在于目前的不公正状况。多年来，尼加拉瓜一直受到压力和威胁。这个问题已经多次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这表明这种压力和威胁不断地升级。

去年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重申尼加拉瓜和该地区其它国家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颠覆、直接或间接胁迫和威胁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该决议呼吁各国不得对该地区任何国家采取任何有可能阻碍孔塔多拉集团和平目标的政治、经济、或军事行动。

安全理事会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旨在破坏尼加拉瓜独立和主权的同样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干涉他国内政继续加剧中美洲原来就已经很严重的局势。

这些都是世界上每一个危机温床的中心问题。企图强加过去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或关系的做法总是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尽管这些危机出现在某些特定地区，但它们具有全球性的特点。独立和自决对联合国是至关重要的。独立和自决是《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原则。只有严格遵守这些原则，才能够寻找解决中美洲危机的真正办法。

应当根据这些原则来理解今年6月27日国际法院的判决书。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有关各方的一项重要的指针。国际法院明确指出当事各方根据国际法寻求和平解决的义务。

我们无法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中美洲危机拖得越长，对于该地区和全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就愈趋严重。可以合乎情理地指出，刻不容缓地开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场冲突，这是必不可少的。

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今年九月于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首脑会议上一致重申了有关中美洲局势的立场。

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在确保所有国家安全和尊重其主权、民族独立和自决基础之上，协助创造公正和永久解决该区域危机所需的相互相信气氛。

尤其是，他们欢迎和充分支持了孔塔多拉和支持集团为确保谈判解决中美洲危机所进行的外交努力。他们重申，他们认为孔塔多拉是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中美洲问题的真正的区域手段，敦促所有有关国家加强努力，使得以孔塔多拉为先锋的和平进程结出硕果。

令人鼓舞的是，孔塔多拉成员和支持集团成员表示愿意充分承担责任，并决定开始一系列的磋商和政治谈判，以在中美洲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协助下，发起执行一系列能有效地有助于实现和平与团结目标的措施。

因此，孔塔多拉应该获得充分支持，特别是安理会的支持。

我们深信，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对话和谈判是公正和永久解决现存国际问题的唯一途径，中美洲问题也不例外。

主席：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想告诉安理会诸位成员，我刚刚收到了阿根廷代表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请求邀请他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和《宪章》有关条款以及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无人反对，就这么决定。

我请阿根廷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德尔佩奇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我首先感谢安理会给我们参加这次辩论的机会。我借此机会再次祝愿你在指导安理会工作中取得圆满成功。

近年来，阿根廷曾经在这儿以及其他国际机构表示，它对影响中美洲的危机及其对该区域人民造成的悲惨后果深感不安。全体国际社会亦有同感，但我们尤为突然，因为历史、文化和地理因素将我们与中美洲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确信，如果真的希望建立有利于该区域和平的条件，那么尊重《联合国宪章》、大会和安理会就这一问题一致通过的决议、以及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不干预国家领土完整、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尊重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等原则是最基本的因素。

为了促进执行上述原则，必须接受联合国的主要立法机构——国际法院的作用，并由此接受组织起来的国际社会的作用。这儿代表着世界上主要的法律体系；自从联合国成立以后，它多年来所获得的适当的信誉正是来自于它平衡的审议和平等的判决。

在审议中的这一具体案例中，法院仅仅是运用了《联合国宪章》中所载、并在孔塔多拉集团文件中出现的那些原则。

我们认为，在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过程中尊重国际法具有基本意义，因此，我们敦促执行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的判决。

今年7月31日，委内瑞拉常驻代表在安理会代表孔塔多拉和支持集团发言时，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中美洲危机的几个因素和有关的法律因素。我在此再次表示，阿根廷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我们仍然相信，孔塔多拉是中美洲问题取得和平谈判解决的唯一现实和适当的办法，修正后的中美洲和平与合作文件是一系列义务，如果所有有关各方加以接受和真心诚意的执行，那么就能为该区域带来和平。

显然，中美洲局势每况愈下，爆发规模更大、后果不可设想的战争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孔塔多拉和支持集团国家去年10月1日在题为“中美洲仍有可能取得和平”的宣言中呼吁所有有关国家恢复理智。该宣言已作为安理会第S/18373

号文件得到散发。 我们希望这一呼吁能得到接受，有关的国家能采取一致行动，促进和平与谈判，制止正在导致战争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尼加拉瓜外长阁下要求行使答辩权。

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从沃尔特斯先生的话中，我们听到了至今为止从安理会一位成员口中道出的对犯罪、恐怖主义和非法行为的最超现实主义的辩护。可怜的美国。“樱桃树”这个著名故事的教训是绝不应说谎，现在它在何方？

里根政府显然想永远埋葬它。

谎言已成为美国政府宣言中司空见惯的事，沃尔特斯先生的话中除了一连串谎言之外，而且还离题甚远。他自己是知道的。我想象不出他不知道这点。他知道，尼加拉瓜从未声称或暗示国际法院对争端各方的管辖权来自尼加拉瓜和美国都是联合国成员这一事实。他知道，法院有管辖权，各方都是自由自主地交出该管辖权并接受法院管辖权。沃尔特斯先生知道，根据《宪章》，如果有人对此管辖权提出置疑，只有法院才能做出决定。

没有必要再例举出沃尔特斯先生发言中更多的论点。我不能，不应该也不会接受美国代表的胡言，他的发言完全出自绝望和神经质，而不是理智。

美国坚持反对尼加拉瓜并拒绝接受法院今年6月的裁决的做法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禁要问，美国是否认为国际法院是非正规法庭。如果它不这样认为，那么请记住，四个月前，法院曾做出裁决，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尊重该裁决而结束其对尼加拉瓜的侵略战争呢？

如果美国这样做了，尼加拉瓜也就没有理由来到安理会，这样似乎给美国政府惹了很多麻烦。我们也就没必要到这里要求安理会根据庄严的《宪章》义务而采取行动了。

但如果美国不按裁决行事，继续践踏尼加拉瓜权利，对不起，沃尔特斯先生，我们就将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不断来到安理会。这一局面是美国，而不是尼加拉瓜造成的。

我十分痛惜地再次看到美国法律和道德的崩溃程度。美国竭尽全力捍卫自己，但却办不到。这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谁处在此处境都无法自保。

主席：本次会议上没有人再要求发言了。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待同安理会成员磋商后再定。

下午5点45分散会。